

東南亞古史研究之一

扶南史初探

——古代柬埔寨與其有關的東南亞諸國史——

陳序經著

扶南史初探

——古代柬埔寨與其有關的東南亞諸國史——

緒言

第一編

第一章	扶南的國名	五
第二章	扶南的史料	三
第三章	扶南的地理	三
第四章	扶南的貿易	三
第五章	扶南的交通	四
第六章	扶南的物產	五
第七章	扶南的種族	五
第八章	扶南的土俗	六
第九章	扶南的工商	六

第十章	扶南的城市	九三
-----	-------	----

第二編

第十一章	柳葉的時代	一〇三
第十二章	柳葉與混填	一一一
第十三章	盤况的時代	一二〇
第十四章	范蔓的時代	一二七
第十五章	扶南與頓遜	一三四
第十六章	扶南的與國	一四二
第十七章	范旂的時代	一五二
第十八章	扶南與林陽	一六一
第十九章	范尋的時代	一六八
第二十章	僑陳如時代	一七七

第三編

第廿一章	特梨陁跋摩	一八九
第廿二章	扶南的末季	一九八

第廿三章	早期的林邑	二二
第廿四章	扶南與林邑	二二
第廿五章	扶南與真臘	二二
第廿六章	早期的真臘	二二〇
第廿七章	唐宋時真臘	二四七
第廿八章	元明時真臘	二五五
第廿九章	佛逝的興起	二五五
第三十章	佛逝與爪哇	二七五

緒言

在現代的東南亞各國中，柬埔寨是一個歷史最長而其史料又較為豐富的國家。

我們知道，現在的柬埔寨，就是我國歷史上所稱的真臘，也就是更古的扶南。雖然在歷史上，國名幾經更改，但其種族大致上還是一個，沒有很大的變化，這就是吉蔑族。至於其本土方位，大致上也是在湄公河下游一帶，差不多相等於現在的柬埔寨全部，以及現在的越南境內的南圻一帶。

柬埔寨位在湄公河的下游，氣候不冷，土地肥美，資源豐富，風景宜人。在扶南時代，其人民就被稱為性善智巧，好雕文刻縷，這說明了其人民愛好和平，精於藝術。不只在扶南時代，曾經建立了很為富強的國家，就是在真臘時代，也過着很繁榮的生活。所謂「富貴真臘」，說明了這一點，同時，又創造了很高度的文化藝術。世界聞名的吳哥故宮與古寺，又說明了這一點。這也是柬埔寨人民創造才能的一種表徵。

自東南亞各國包括柬埔寨在內，受了殖民主義者統治後，他們往往譭賤東南亞各國以及柬埔寨的人民，以為他們沒有什麼文化，沒有創造文化的能力，沒有什麼歷史，沒有長久而值得研究

的歷史。我們應該用這些歷史的事實，用這些長久的歷史事實，用這些世界藝術的傑作，去駁斥他們，使他們明白，在他們的祖宗還是處在黑暗的中世紀時代，東南亞的國家像柬埔寨，在文化藝術方面，已達到很高的地位。像今日還存在着的吳哥古宮與吳哥寺廟，以及像爪哇的佛樓等，不過是柬埔寨以及好多東南亞的人民的創造才能的表徵的一些例子而已。

吳哥古宮與吳哥寺廟，已有一千年左右的歷史。這是我國史書上所說的真臘的遺物。真臘本來是扶南的同一種族，也曾是扶南的屬國，在公元六世紀的時候，這個屬國征服了扶南一部分的土地，到了七世紀的中葉，消滅了扶南。因此，我們可以說，扶南是真臘的前身，而真臘是扶南的承繼者。但是真臘又是柬埔寨的前身，而後者是前者的承繼者。因為不只扶南與真臘是同一種族，真臘與柬埔寨也是同一種族，三者都是屬於吉蔑種，所以我們可以說扶南人是真臘人的祖宗，也是今日的柬埔寨人的祖宗。在歷史上，這個種族，繼續不斷的居在柬埔寨這個地方，雖然國名幾經改變，可是主要的民族却還是一個。因而扶南真臘與柬埔寨的歷史也是一個民族的歷史。

扶南建國於何時，不易確定，但大致上，是在公元前一二世紀。從扶南的建立以至扶南的滅亡，其歷史約有六七百年之久，因此扶南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柬埔寨的古代史或上古史。柬埔寨總理西哈努克於一九五六年訪問我國時，在其所發表的談話中，也曾說到這一點。因此，我們研究柬埔寨的歷史，我們不只要研究真臘，我們也要研究扶南。

扶南在古代東南亞的歷史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南北朝元魏時代，有人已經指出扶南在東南亞各國中，是最為強大而民戶殷富，珍品很多的國家。然而這個描寫，還沒有充分說明扶南在當時的重要性，因為扶南不只在東南亞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從中國到印度以至大秦的交通要衝，是世界商業最繁盛的一個國家，是東南亞的陸上的最大國家與海上有了霸權的國家。好多陸地的旁國，固被其征服，好多海外的國家，也為其屬國。至於東南亞一些沒有被扶南征服的國家，為數既較少，也差不多都與扶南成為與國，維持友好的關係，所以一部扶南史與其有關的東南亞各國史差不多可以說也是一部古代東南亞史。

關於扶南的史料，我們常在下面敘述，我們在這裏只要指出，唯一的古代史書之記載扶南的，只有中國的史書。假使沒有中國古代史書，關於扶南的記載，人們對於扶南將會完全忘記，連了扶南這個名字，恐怕也不會為人們所認識。關於扶南的研究，近來注意的人，雖然逐漸增加，但是較有系統的著作，還是很少，而最可惜的，在研究扶南的人中，幾乎沒有我國人。

研究扶南歷史的人，既是很少，而我國人之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又幾乎沒有。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遺憾。我是在東南亞長大的，我到過東南亞的地方很多，到過柬埔寨至少六次以上，有時居留的時間也相當長，吳哥古蹟也訪問了三次，柬埔寨全國我沒有到過的地方可以說是很少。我是深深欽佩柬埔寨人民的創造才能的一位，多年以來，對於扶南的研究，作了一些工作，現在把我的研究所得加以井理，寫成扶南史初探一書。

應該指出，在分量上，這本書雖比之過去人所寫的多得多，然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創見，我主要只是把我國古代關於扶南的記載以及我所能參考近人關於扶南的著作，加以整理，再加上個人一些體會與推論而已。

我對於歷史的研究，既缺乏深而廣的基礎，對於扶南的研究，也不過只作了一些初步的工作。這本書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一定很多，我希望讀者多多給我指教，使我能盡量加以改正。

第一篇

第一章 扶南的國名

在公元六世紀的中葉，這就是南北朝元魏的時代，楊銜之在其所撰的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永明寺條中告訴我們道：

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

在短短的幾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扶南在當時的南海或東南亞諸國中，國勢最爲強大，戶口很爲殷多，而物產極爲豐富。

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是一部敘述北魏京都洛陽的佛寺興廢的事跡的著作，但也談到西域以至南海的一些國家的事情。他這本書的寫作，大約是在武定五年（五四七）之後不久，他在序言中說：

武定五年（五四七），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恐後世無傳，故撰。

這必定是他這一次到洛陽不久之後而撰述的。我們知道，扶南在六世紀的上半葉，國勢已趨於衰微。其屬國真臘在六世紀的中葉勃興起來，楊街之撰述洛陽伽藍記的時候，扶南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可是照楊街之的說法，扶南還是國勢最強大，戶口很殷多，而物產很豐富的國家，說明這個國家在六世紀中葉的東南亞各國中，還是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而且，我們知道，自公元前的一世紀至六世紀的中葉的六百多年，尤其是自二世紀末至六世紀中葉的四百年中，扶南始終是東南亞的勢力最強大，戶口很殷多，而物產極豐富的國家。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中，東南亞的歷史，主要的可以說是扶南的歷史。因為自二世紀末以後，東南亞的好多國家都為扶南所征服。扶南的領土或是勢力範圍，不只在陸地方面，是從現在的越南南圻的極東達到現在暹羅的西邊或是緬甸的東部，同時是從暹羅的中部，以至馬來半島的中部。而且，在海權方面，據梁書扶南傳說，范萆曾製造很大的船舶，窮漲海，這就是中國的南海，同時也征服了很多國家。

因此之故，扶南在東南亞，不只在武力上，在政治上，佔了優越的地位，就是在交通上，也佔了要衝的地方。除了它本土的港口，成為印度以至歐洲到中國的必經的地方，它又征服了扼印度洋與中國南海的咽喉的克拉地帶，這就是當時的頓遜。可能馬刺呷海峽以及蘇門答臘與爪哇之

間的暨他海峽，也是爲它所控制。在陸道方面，它北通林邑交趾，西通暹羅緬甸。據近人發現，在暹羅的華富里的東北高原，曾有一個廢墟，叫做室利提婆，SRI DEVA是當時扶南人所建築的城市，作爲向其西邊發展的轉運站。

因爲扶南握了海陸交通的要衝，所以商業很爲發達。在古代世界中，自羅馬或印度以至中國的好多珍奇物產，都經過扶南或其屬土。扶南的港口，這就是現在的迪石 *Rechia* 的北部的一個地方發掘一些羅馬的東西。扶南的屬國，這就是頓遜的都市，日有萬人到來交易，這是古代世界所少有的大市場。

梁書及好多史書指出扶南人智巧，會製造各種精美的工藝品，這說明其工業很爲發達。扶南位在湄公河的下游，河流交錯，有「千江口」之稱，這就是說出海的江口很多。其西北又有一很大的湖，叫大湖，或金邊湖。它可以調制湄南河的洪水，盛產各種淡水魚，因此扶南的農業與漁業很爲發達。耕種一歲，可以夠吃三歲。此外，木材量多而質好，水果遍地可生長，海中可以捕魚採珠，地下又有金銀銅錫以及貴重的寶石。

在宗教方面，扶南除了固有的信仰之外，又深受了印度的婆羅門教與佛教的影響。這種印度化的宗教，不只傳達於後來的真臘，而且也影響其鄰國如暹羅老撾各處。扶南還有數位僧人到中國譯經，故扶南在東南亞的宗教上的地位，是很像于闐在西域在宗教上的地位。

我國人之知道扶南這個國家的國名，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呢？這還是一個未能得到正確回答的

問題。

清朝曾釗在其所輯漢楊孚的異物志一書，曾有二條是說到扶南的，一條是：

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里。

又另一條是：

扶南國，昔但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

首一條是錄自太平御覽卷七百九十金隣國條，後一條是錄自事類賦十四。曾釗以爲楊孚「著異物志一卷，其沿襲其名往往有之，……顧群書引用必著撰人之名，惟引議郎（楊孚）書，……直稱異物志而已。然則群書所引異物志，疑皆爲議郎書，蓋異物志創自議郎，惟議郎得以專其名，斯亦引述者之義例歟。」

曾釗的話雖然也有道理，但似乎也不一定完全是對。他自己以爲群書所引異物志疑皆爲議郎書，說明了他自己是有懷疑，沒有十分肯定。不過楊孚是廣東南海人，在曾釗所輯的異物志中，除了扶南這個國名之外，還有西屠、狼臙、雕題、烏滸、牂牁、儋耳、交趾、日南、朱崖、斯調，以至漲海等等國名或地方名。

中國使者之到扶南或扶南使者之到中國的，據我們現在所能考出的，雖是在三國與晉的時代，可是據晉書南齊書梁書等的扶南傳，扶南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紀。楊孚是東漢人，扶南在這個時候，已經建國，扶南雖然不一定與中國交換使節，但在廣東的人們之到東南亞

各處的，爲數必多，而且其歷史已久。因此很可能的是我國與扶南的商人之往來於扶南中國的，也許不少，因而我國人對於有關扶南的事情，可能知道不少。

楊孚的異物志，又名交州異物志，其記載的地方民族事物，多爲交廣或交州以南各處的國家種族與事物，那麼他聽聞過有關扶南的事情，也是不足爲奇的。而況，他自己又是廣東人，對於扶南有所聽聞更是自然而然的。

楊孚是東漢章帝時人，這就是在公元一世紀的下半葉的時代，假使曾釗所說凡是只稱異物志的，就是楊孚的著作，那麼上面所錄關於扶南的二條條文，應該是楊孚的條文，而扶南這個國名之爲我國人所認識，可以追溯至公元一世紀的時候了。

應該指出，上面所舉的兩條條文，是從太平御覽與事類賦抄錄而來的。我們知道，吳時的朱應康秦，是我國到扶南最早的使者，朱應會撰扶南異物志一書，此書見於隋書經籍志，惟現在已佚，太平御覽與事類賦也可能是錄自朱應的扶南異物志，而却簡稱爲異物志。

扶南這個名詞之最先見於我正史的，是公元三世紀末年陳壽所撰的三國志吳志卷十五呂岱傳。呂岱在公元三世紀上半葉爲廣州交州刺史。三國志吳志呂岱傳，與步騭傳，均載呂岱於延壽（曹丕未稱帝前年號）元年（公元二二〇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吳志孫權黃龍三年（公元二二一年）「以南土清定，呂岱還屯長沙渚口」。呂岱在交州與廣州的時候，「曾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

呂岱在交州與廣州的時間，既是從公元二二〇年至二三一年，那麼呂岱所遣到扶南林邑等國的使者，應當是在這個時期內，尤其是在他「定交州復進討九真」之後。按呂岱定交州復進九真是在公元二二五至二三一年之間，所以我們斷定，呂岱之遣使到扶南林邑，應該是在這個時期。

呂岱遣使到扶南林邑，雖是在公元二二五年至二三一年，但是呂岱之知道在交州徼外有扶南林邑堂明等國，必定是在他定交州或討九真之前。而且，我們相信，在呂岱之前的步騭或是在步騭之前的我國人，雖然可能沒有遣使到扶南，可是應當早已知道這些國家的名字，因為林邑就在日南之南，而與日南爲隣，往往有了邊疆的糾紛。至於扶南又在林邑之南或西南，而又與林邑接壤，堂明這個國名不易考証，但可能就是我們史書中所說的道明國。

這個國名之所以叫做扶南，有些人以爲這是中國所給與的，其意義爲「扶掖南方」。但是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籠州條中有云：

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清平公李弘節，遣龔州大同縣人龔固興招慰生蠻，置籠州。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改爲扶南郡。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復爲扶州，領縣七，戶三千六百六十七，無四至州縣兩京道里，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郡約七千里，在林邑國西三千里，其王貞觀中遣使朝貢，故籠州招置之，遙取其名，非正扶南國也。

這就是說，籠州改爲扶南，是遙取林邑西南的扶南國名，這也可以說中國的扶南名是借用了

原來的扶南國名，可見得扶南這個國名不一定是中國所給的國名。而且扶南也有稱爲夫南，或跋南的。公元三世紀的時候，左思在其所著的三都賦中，用了夫南這個名詞。他說：

烏滸、狼臄、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

義淨在其所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中用了跋南這個名詞，他說：

占波……西南一月，至跋南，舊云扶南。

「夫南」「跋南」與扶南均爲一個國家，可能是同名異譯的名詞，所以說「跋南舊云扶南」，假使是中國所給與扶南的國名，左思與義淨，似乎不會用夫南或跋南這些名詞。

從近人考訂的結果來看，扶南這個名詞是翻譯過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扶南人大致上可以說是現在的柬埔寨人或吉蔑人的遠祖，換句來說，扶南人也是吉蔑人。古吉蔑 *Bacani* 或現代 *Phnom* 的意義是山，現在柬埔寨還有 *Ba Phnom* 山，山上或山脚是古吉蔑拜神的地方。南齊書卷五十八扶南傳，載永明二年（四八四）扶南王闍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到中國上表曾云「我國俗事摩訶首羅 *Mahes va ra* 天神，神常降於摩訶山，現在的柬埔寨的首都叫做 *Phnom Pen* 我國僑民叫做金邊或金塔的 *Phnom* 是山的意義，金塔是拜神的地方。說不定扶南不只是古吉蔑所拜神的地方，可能也是他們的首都的名稱。

Banam 或 *Phnom* 在意義上是山，在聲音可以譯爲扶南，或夫南，或跋南，而扶南王，也稱爲山王，或山嶺之王，這個稱呼，也是後來爪哇與三佛齊的山帝 *Sajendra* 王朝的稱呼。

第二章 扶南的史料

我們都知道近代人們能夠認識扶南這個國家，可以說完全是來自中國的歷史記載。所以我們要想研究扶南這個國家，主要是要靠中國的歷史資料。雖然近年以來，在古代扶南的領土上，考古學者也已找出少數關於扶南的碑文，或是一些關於扶南時代的遺物或遺跡，然而人們之所以能夠認識這些東西是屬於扶南的，還是借助於中國的文字記載。沒有中國的文字記載，人們不只不能認識這些東西是屬於扶南或是與扶南有關的，而且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古代有過一個國家叫做扶南。因為從遺物與遺跡中，固沒有辦法去推料到扶南這個國家，而從這些極少數的碑文中，也沒有辦法使我們明白這是屬於扶南的。因為關於扶南這個國名，只在中國的文字記載中才能找出，所以要研究扶南的歷史，主要也只能從中國的史料中去探求。

這說明一點，這就是中國的關於扶南史料的可貴。假使沒有中國的史料，那麼近代人根本就無從知道在古代歷史上曾有過扶南這個國家，這樣，這個在當時的東南亞稱爲最強大而戶口極殷多與物產很豐饒的國家，既是湮沒無聞，而今日的柬埔寨，也將缺乏了六百多年的上古史。

三國吳時，曾有兩位使者，到過扶南。關於他們出使與在扶南的經過，我們在下面還要加以敘述，我們在這裏所要說明的是他們從扶南回國之後，都有關於扶南與東南亞以至一些西亞的各

國的記載的著作。這兩位使者，一爲朱應，一爲康泰。據梁書海南諸國傳敘中說：

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指海南諸國）焉。

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南史也有這一段話）

朱應所著的書名爲扶南異物志。隋唐經籍志有著錄。可是這一本書現在已沒有存留。朱應這本書，宋代的太平御覽，唐代徐堅所撰的初學記，以及唐代歐陽詢等所撰的藝文類聚，均沒有輯錄，雖然象太平御覽中，也有引異物志的，但並沒有引扶南異物志，所以這裏所引的，不一定是從朱應的書而來。唐虞世南撰的北堂書鈔曾有下面一條：

應志云：斯調國作白珠交給帳，遣遣天竺之佛神。

這裏所說的應志，似乎就是朱應的扶南異物志。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卷一二三大宛傳安息條，曾引宋膺異物志，杜佑通典卷一九二邊防門亦引有宋膺異物志，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証卷六，以爲宋膺應爲朱應之誤。此外，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二也引了宋膺異物志，雖則裏面所說的是西域，而不是扶南。又南史卷四十九劉查傳說：

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查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取二書尋檢，一如查言。

梁書扶南傳說扶南屬國頓遜之外，大海洲中有毘騫國，其王「南方號曰長頸王」，「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這與劉查傳中所說的毘騫王的事蹟一樣。這種異人異事，可能這是從朱應